



小說
創作

她的彷徨

廣益書局刊行

王信之君

捐贈

會員

從阿毛能夠迴憶到自己的生活起，最有歷史價值的要算一隻矮竹椅了。她是一個四歲的胖胖地女孩，皮膚是作着赤黃色的，眼球很黑，上下遮着瑣瑣的睫毛。如果把這樣的眼睛生在城市裏又白又嫩地女孩的臉上，那說不定要引起多少人想吻她一下的趣事。但是在橢圓式的黃臉上，尤其是人家正趕進趕出忙着山裏



工作的時候，誰也不會注意到這個呆木木地坐在竹椅上，一天到晚動也不動的女孩的。

每天的情形大概總沒有變化吧？那間又濕又暗的房子裏透進天光的時候，阿毛的眼睛便從無思無慮的夢中張開來了。第一她聽見屋前樹上的鳥的歌唱，她的經驗中十分歡喜那些會飛會跳的小東西；但沒有人告訴她，所以她叫不出牠們的名字。惟一聽得聲音，她立刻知道響的便是那些小東西，覺得很好頑，於是睜着眼不瞬的視着，並且出神地聽。接着她聽見屋子前有腳聲了，這是媽媽和叔叔起來了。她認識那個蓬頭髮瘦面孔的婦人，她叫她媽，還有

一個天天肩着竹扛，拿着鐮刀出去的，她叫他叔叔的。還有一個比自己還小的，一天到晚，只會睡在床上哭，掛在媽的懷裏吃乳的，人家告訴她，這是弟弟。但她只會叫‘弟’，她的聲帶不大服她的使喚，只能發一個字的音，因此她明明意識着要叫兩個音，却只叫了一個，第二個沒有了。然而比起弟弟來她已經高明得多了，弟弟是除了哭不會發別的音的。

這時她聽得弟弟哭了，於是接着便是叔的罵聲，關於大人們所說的複雜的話，最使她明白的便是罵，平常她的經驗一聽到罵聲，頭上便拍拍的痛起來了。這樣的遭遇，是阿毛每天

免不了的惡運。她的叔叔動不動便要在她的頭上拍拍起來，一被拍，她立刻想哭，她的臉開始痙攣了起來，先是兩隻嘴角往下披，接着眼角也牽下來了，於是鼻管裏往內縮了幾縮，立刻眼中便充滿了水分。

—— 哇！……——把嘴張開來了。

——不許哭，哭再打！

打是可怕的；於是她又把鼻管縮了幾縮，再把嘴角披了披，便用小手擦眼睛，不嚮了。

聽得了媽的罵聲，她立刻想起了這樣痛苦的經歷，心頭有點惴惴起來了。那時弟弟雖沒有被打罵，接着也不哭了，只聽得在母懷中是

骨都骨都地吞乳的聲音。

——快快燒飯，吃了好走！——叔的聲音永遠是惡聲惡氣的。全時，他才挾着便壺，出外去洗濯，發出一種特別的聲音。

——來了，來了，別作氣。——媽的聲音帶着顫慄，——快一點，快一點，——這是催弟弟吃奶的低聲的說話。

——什麼時候，你看看，太陽又過了山頭啦！——砰的一聲，叔把夜壺放在床下了。

於是媽的腳聲，弟的叫聲，房後邊列列拉拉的柴在燃着了。水缸裏也乒乒的響，叔在挑水了。



阿毛把張着的眼睛轉瞬的閃了幾閃，看看黑的屋頂，頂上積掛着一條一條的塵穢，現出一個漏洞裏的天光。倦了，又看看蓋在身上的灰黑的破棉絮，填在身底下的竹蓆子。弟弟的叫聲一聲一聲的遲緩下來了，她也一點一點的朦朧起來了。

—— 阿毛，起來！ —— 突然在朦朧中嚇了過來，心頭別別的跳。接着是一雙叔的黑色皺皮的手，冷冰冰的把她的小身子拖出了被窠，便覺得身子的戰慄，於是一閃一閃的眨着眼看看叔的顏色，顯然又在發怒啊，她便默然的讓叔把衣服穿好，直到撲的把她丟在床下，



——叔，叫一聲！

——叔，——再叫了一聲。

——死不了的，——拍，一個耳光，她的臉肉又在痙攣起來了；但是立刻警覺，便強制把痙攣壓平了，蹙着一隻凍瘡痛的腳，一趔一趔的摸到門口竹椅上去。

現在她看見叔叔捧了一碗滿滿的黃米飯，狼吞虎嚥的吃，她便引起了自己的饑涎欲滴了，她覺得肚子裏作響，而且很不好過。但是她知道，這還不是她吃的時候，於是又只好不住的把兩隻嘴角往下一會一會的披。

——阿毛！——三隻幾乎生滿了刺的手



指，在她臉上一摸。她看見她的叔叔肩着竹杠要出門了，便抬起頭，閃了閃眼。

——叫一聲！

——叔……——扁着的嘴尖了一尖，

——呆大！——拍，臉上辣辣的又是一下，叔走出門去了。她把充滿了水分的眼睛又閃了一閃，看着叔的背影。她想起母親對她，雖不十分歡喜她，但有時還有憐惜她的意思；惟于叔叔，極沒有好感他唯一的事，便是捉着她的頭髮，惡聲惡氣的罵人，拍，拍，打她的耳光。

——爸，——她也會這樣叫，若然是逢着

人家問她時：

——阿毛，爸爸呢？

她便把一隻手舉起，向門口指指說：

——去，……去……

其實她真正的父親並不是叔叔，她的媽媽原來的丈夫却出門去了。當他出去的時候，阿毛還在媽的肚裏，當然她不會看見他後門口出去的情形；但不知是誰告訴她的？她總是好像很明白這事變的原委似的，只是指着門：

——去 …… 去……！

這樣常常勾起了媽的悲懷，她哭了。她想起了因為自己的不貞，把丈夫迫得出門去做和



尙，就此從一個教書先生的師母的地位，降到了砍柴的老婆，家裏再也沒有一袋一袋的米進門來了。從挑柴的竹杠裏挑了回來的，總不過兩三天的食糧；若逢着了下雨的時候，不但要餓着肚子熬，還動不動鬧起砍柴的火，捉住了頭髮挨打。愈想愈覺得自己的可憐，有時便把阿毛緊緊的抱着哭。一到阿毛會坐竹椅子的時候，肚子裏又生出一個阿毛的弟弟來。

這時候媽顯然又是要哭的樣子，把砍柴人吃過的飯碗收拾着。可是阿毛實在難於忍耐了。

——媽，——凡是她自動的叫媽，總離不



了生理上的進出兩個問題，這一點阿毛的媽，是很有經驗的。

——別着急，自己來拿。

於是阿毛很辛苦的從竹椅上爬了下來，一盞一盞的走到媽的身邊去，便接到了一碗放上湯的滿滿的飯，又一盞一盞的盪到竹椅旁邊，把椅當了桌，很快很快的把飯送進嘴裏去。這是她的機能中最發達的一管，一天到晚的呆坐在竹椅上，唯一的目的也就是滿滿的飯。把一碗吃完了，又捧着空碗一盞一盞走向媽前。於是又是滿的一碗，拿回到竹椅上來。如果不加禁止，她是永遠不會滿足的。



——夠了！——不許再喫了！——快去玩
玩吧！

阿毛受了這樣的教訓，便把袖子抹了一抹
嘴，趑到竹椅上坐下，準備等第二次的飯，不
住的把嘴角牽動着。

——呀，馬來！馬來！……哈，哈，哈！
……桂生來，來，啦，啦，啦，啦，啦！……
哇……

——阿毛，外邊去玩！

她便一趑一趑的走到門外廣場上的兒童隊
中去了。

——好，阿毛來！阿毛來！



——屎吃過來？

——吃……

——阿毛，當狗叫！

——汪……

——貓呢？

——咪……

——來來來，大家玩！

——拍！……哇……打打打，呆大，呆
大！好，打呆大，打呆大！

——哇……

——不許哭！哭再打！

——嘿·嘿·嘿！



——阿毛，爸呢！

——去 去…！

——哈哈哈哈哈…

——拍…哇……

阿毛又一蹶一蹶進了門，坐在椅子上了。

——什麼又回來了！——媽正忙着弄弟的屎，看見扁着嘴回來的阿毛，就發起氣來。

——打…打…她把手向外指着，嘴角又披下來了。

——養了你這樣的呆大，永世不會出山了。媽又低下頭去，氣破破的弄弟的屎去了。



阿毛仍然是坐着。眼睛是開着，但也沒有看見什麼，耳朵着沸沸揚揚的聽着的，門外邊孩子們的笑聲，心頭當然沒有思忖什麼，只是呆木木的，一動也不動。也許在想：

——飯吃過了。

這也決不是愉快的念頭，因為既經吃過，就非再等一大會不可。

弟又哭了。

——弟哭叔回來時怎麼不打？

或者在這樣的想着不平起來了，但仍然是坐着。

骨都，骨都，

——弟又吃奶了！

禁不住把舌尖舐了一舐脣；若是說她沒有這樣想，也就冤枉了。

天像是下起雨來了。點點滴滴的，果然響起來了，廣場上的孩子們在喊着趕回家去。

——啊，又下雨了！——這是媽的怨怒的呼聲。呼着便把手裏的孩子把床上一放，跑向屋後去了。

霎時雨聲急了起來，阿毛出神的聽着，對於她的想像沒有母親那樣的悲感，可也引不起興趣，她只是聽，聽着而已。

接着的雨絲後門口打了進來了，直打到阿